

黃藥四

們的人們的，而忘記了注視着人們面龐上的憂鬱和憔悴；他竟寫成公式、量一尺會力盡現的許多社會力量互相關係。那離開了現實，事實上就是唯心的路宗哲學，正是足以自欺出洋文的文士不許注意細微變化的日常思想似乎不屑顧忌那些似平無謂的日常生理事物哲學態度不會影響到藝術上來嗎？文學創作上來的？其次爲裝模作樣的前進思想家對於這種思想更深刻的理解，更把它當爲自己一把它只是從遠處而來，又向本地市場而去，當成爲的商品：有些人，這種思想並無負擔感，更不是對於它的崇拜，而是以爲它像鑽石一樣，可以飾人一身——已的虛榮，或者

紀的時候，詩人史萊雅把道德上所人的性質，如貪婪，僞善，希望，仁慈都擬化入，寫成了一篇華麗的長詩。難道今天我們就不能用同樣方法來寫成文藝作品麼？不可能！作者過去斯賓塞的時代，嚴格的句法，和諧的關係律，高貴密席的故事，吸引讀者眼目的故事在經過了科學洗禮，經過了個人主義的凜冽，這種空洞的八格化的作品是提煉令感動力的，雖然在新舊過渡教初興起時候也未曾不起了一時搖動的作用。

不錯，我曾經說過社

會科學的抽象，是很難於具體的事實得出來的，那麼文藝作家所依託的抽象理論，也不正有清楚具體的內容麼？從前卡爾先生曾親手寫的統計指數，工人失業的生計，而想像不到一個生活痛苦，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証明嗎？不過，我在這裏必

一條好話說，他們對於性的，深入的把握，他們的通曉偶然寫出一篇驚動人的通俗或傳記或某些婦人的場面，但是要提出一個完整的性格的典型有些不够了。第二個，這些人雖然接觸人物，很多，可是預些人在描繪人物的時候，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實現他所負的使命，如何去解決當前的一實際問題。有時，他們的工作是如此緊張，便到了無暇注意到他們的對人物之整個性格的部分。因爲接觸人物的時候，就着重點上了，所以也就忽略了這些實際工作觀察人物的一般限度。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也並不是主張文藝作家應該佔據專門知識，而只做一個旁觀的閑人，對於一切都給予超脫反客的主觀文藝作家。我的主張文藝家工作，也應該同普通人一樣，不要把我認爲如果一個作家的工作負担過多，不適宜勞動者，他也不應忙於勞碌，

察探處去體會知道這等苦惱人民的心內的生活的緣故，是因為他們始終袖手旁觀，而不願勞動自己的手足去從事這爲人民服務的緣故。所以真正理想要能够把握一個人或是必須和大衆生活在一起，所謂「生活在了一起」並不是一同在吃，睡在一起就算了一，戰鬥和大家在一起，休息關際在一起，同時還得隨時張開眼睛，豎起耳朵來考察周圍的人物，也要當作主觀來處理的一個作家，不應該在群衆面前自命不凡以領導者目看，他不應該把自己看成普通民衆的成員，並使他那樣去學習更多的東西。作家不應該把自己已成爲材料搜集者在旁一切事物觸着手站在旁觀裏，不應該在不覺勞動中，不應該在情勢變動



須研究他所描寫的人物和體裁許多，而且還要研究的體裁多。這些人物同樣樣式的性格，即是說，如果作家要寫一個地主，他必不能夠只有一個地主的來做研究；只有有一個地主來做研究的材料是爲滿足，他必須模範許多多的地主。

和客觀實在完全不一樣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文藝是通過作品的藝術作用所產生出來的作品，在觀察人物性格時作品所採取的角度的主觀作用，在選擇題材時，主觀

而孔夫也還有這樣一能使他所寫出來的人物、輪廓和線段更顯明氣魄、色彩格外鮮明。

本上的就是說，牠地本是創作的對象，牠是觀察和描寫的對象，牠是評價的標準，許多各類的價值都與它發生關

[illegible][illegible]

本欄徵稿啓事

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
藝術等論著，或介紹（包括人物）均所
一。俟定稿，即分類刊出。來稿以一
五百字為原則，用語體寫作，並加新式
（如未用原稿紙稿者，須註明字

[illegible][illegible]

